

太平天國時期林俊所領導的
福建農民起義

选自《福建師院學報》56年一期

1979年复制于北京图书馆

釋 君 尹

君与尹二字古通，“左氏春秋”隱元年傳：“君氏卒”“公殺”二傳并作“尹氏卒”；又昭二十年傳“葉君尙”，“釋文”云：“君或作尹”，皆其例証。“逸周書”謂：周公君天下，即“左氏春秋”宣四年傳：“周公爲大宰相王室，以尹天下耳”。“儀禮”“喪服傳”：“君至尊也”，“注云”：“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”，又“禮記”“昏義疏”謂：天子諸侯皆稱君，是古之治天下者謂之君，握治天下之权者亦謂之君。如君陳、君夷、君牙皆以人臣稱君，是君之稱非尽屬諸帝王。甲骨文君作君、𠤎，尹作尹。
“殷虛書契后編”卷下，頁二十九、第三十一片言“多尹”，即同書卷下，頁二十七、第十三片之“多君”。“說文”云：“君，尊也，从尹口，口以發号”。段玉裁云：“尹，治也”。案尹从又持杖，以法度牧民也，故尹爲官名。从口象發号令，其說甚是。“說文”舉君之古文作君，并云：“象君坐形”則非是。金文作君、𠤎、𠤎， “正始石經”作君，其演變之迹，蓋自卜辭至金文皆从口，至“石經”則變口爲𠤎，然所示者仍爲口。所以之尹，金文作尹，仍存以手持杖之誼；其作尹，乃曲直杖与手相合。后誤尹爲尹，象兩手左右并拱之狀，乃誤分作尹。許氏不知此誼，望文生訓，實難通。王國維“疏石經考”謂：尹由尹而變，其說至確；但未窮其源，因为之補正。

太平天國革命時期林俊所領導的 福建農民起義

朱 維 幹

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後，中國封建社會舊有的矛盾更趨于尖銳化，而且增加了新的矛盾，就是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；太平天國革命，就是在这种歷史條件之下爆發的。當太平軍攻下南京，進行北伐西征的時期，各省區人民，各少數民族紛紛響應，形成了全國性農民起義的高潮；福建在這個時期，也有林俊所領導的農民起義。這支起義軍，在清方反動軍隊和漢族地主武裝聯合包圍之下，象當時的其他起義軍一樣，由於農民階級本身存在着許多缺點，悲慘地失敗了；然而在客觀上成為太平天國革命的同盟軍，在五六年艱難奮鬥中，也予封建統治者以沈重的打擊。列寧告訴我們：“必須不從個別的事實來看，應該就與該問題有關的事實之全部總和，一點沒有例外地來看”。在當前史學界研究太平天國歷史逐步深入的过程中，對於林俊所領導的福建農民起義，我們應該予以應有的估價。再從歷史教學結合鄉土教材的原則來說，這一問題，似乎亦值得福建教師們的注意。所以作者就把初步搜集的資料和一些膚淺的看法，提供出來，希望得到史學工作者的討論和指正。

一、 林俊起義時福建人民生活的痛苦

關於當時中國社會新舊各種矛盾的情況，在所有太平天國史研究著作中，談得很多。在這裡只論列一些當時福建的具體情況。

（一）清政府統治下生產力的破壞 首先要談到海禁。福建人民在封建主義的經常剝削壓迫之外，又添了一種災難。按照清初裁界令的規定，福建人民不得在沿海一帶居住。本省自閩安鎮起，北抵沙埕六百七十里；南抵分水關，一千一百五十里；福，興，泉，漳四府，福寧一州，所屬一十九縣，劃為界外的田地，多至二萬五千九百零四頃。膏腴變為荒地，盛會淪為廢墟。無數人民，流離顛沛。經過了二十餘年，才許復界。人民回鄉之後，一貧如洗。有些水利工程，例如莆田程口利海隄，于裁界期中倒塌，隄內千畝田，變為海蕩，^[1]一直到清末不能恢復原狀。沿海一帶，象程口的事例，諒必不少。福建的可耕地，本來不多；水利工程受了破壞以後，不加修理，糧食問題，怎么不

[1] 乾隆莆田縣志卷二輿地(海隄)

会更加繁重；再就漁業來說，也受了裁界令的極厲害的摧殘。據明季北路，當時的莆田和福清都有巨大的漁船遠航到進山，普陀海面。據董應舉的崇相集，“魚自北而南，冬則先至鳳尾，默地在浙直外洋；故福興泉三郡沿海漁船，無慮數千艘，悉從外洋趣而北；至春，魚乃漸南，閩船亦漸歸釣。”復界以後，大的漁船造不起來；小的漁船不敢遠航；後一輩對於北行的航綫，也就茫無所知。所以從那個時候起，福興泉三郡，除惠安帆尾村外，那里還有遠航的漁船？^[1] 道咸年間，吏治之壞，見于各種記載的，我不必多舉；在这里只消引出二個例子，來說明福建官吏的破壞農村生產。謝章铤（長樂人）的賭棋山莊詞話，有一段記載：“歲壬子，十月，余行泉南，見道旁薪者皆焦燬無枝叶，始知前日劇盜方出掠，官不敢問，盜去，官乃索賄于鄉，民破家不能滿官欲，官遂縱兵焚十餘鄉，衆悉趨入海，此其燬余之物地”。^[2] 謝氏所謂歲壬子，就是林俊起義的前一年（一八五二）這是直接破壞福建農業生產的事實。

閩南各處常有械鬥，由於官吏的幸災樂禍，借械鬥以自肥，恰如張際亮（建寧人）所詠的：官貪民乃斗，民斗官乃喜。^[3] 命案發生，下鄉辦案，就乘機敲詐；敲詐不遂，就嫉使如狼如虎的異役，任意焚燒劫掠，其生事害人者反得脫身事外。被害者的親屬，百不願報，惟有自行報復。報復不已，械鬥日烈；其初是村與村鬥，其後擴大為宗鄉作戰；莆仙一帶因而有烏白旗的組織。結果是“村村殘破，戶戶顛連”。^[4] 這是間接破壞福建農業生產的事實。

元明以後，南洋成為漳泉人民的第二故鄉，本省手工業成品，亦出口到海外去。復界以後，清政府還是執行閉關主義，成為本省工商業發展的桎梏。人民出國，有種種束縛；甚至隔海的台灣，亦限制人民前往；對出口的船舶只數，大小及船上人數，施以種種限制，這樣使得人民在國內遭受日益加深的剝削；這樣使得閩南的紡織，造船，航運諸業停滯不能前進；這樣做法，客觀上又為着資本主義國家創造控制海上交通，奪取遠東市場的有利條件。

（二）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侵略的影響 初期的中外貿易，于中國有利，道光以前，呂宋船來，每次以番銀十四五萬元，換取布匹，磁器，桂支等物。^[5] 從道光三四年起，才有鴉片入口。煙毒不久就彌漫閩南。從前士民家庭，一年有百金或數十金（指銀兩）收入，僅可維持。吸煙成癖，癮小者每天吸二三錢，就要花几十文（制錢），癮大者每天吸二三錢，就要花几百甚至一千多文。吸煙的錢，比購買薪米的，多了數倍，結果就有巨量漏卮，使福建金銀盡。^[6]

[1] 計六奇：明季北略卷五，浙江巡撫嚴起登請申海禁疏及董應舉崇相集護漁來議

[2] 謝章铤：賭棋山莊詞話五及附錄項德，

[3] 張際亮：思伯子集，卷史梅叔及閩七古詩，

[4] 宋應泰：柳塘集卷十，政案章治法論，（拓舊集尚未印行，原稿存在宋應泰的「存手摺」）

[5] 道光廈門通志卷三番船條，

[6] 同上卷十五俗尚，

鴉片戰爭結束後，按照南京條約規定，福州和廈門，都開為通商口岸；洋貨就象流水一般從這新缺口沖入，廈門開為商埠，不到兩年，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的敬敏就向清廷報告：以前閩南人民，有自己的船，販閩南土布，銷售于寧波，乍浦，上海，錦州，蓋平及台灣各地，又把江浙棉布等項，從寧波等處帶回；洋貨雖有入口，也是閩粵商船自運。現在呢，英國貨物是由英國船載來，在廈就可以采購。內地人民，買洋布洋棉者，十室而九。江浙棉布，在閩南不能暢銷；閩南土布，也壅滯不能出口。^[1]郭嵩燾在奏疏中曾屢次提到，在五口通商后，福建海關收入增加，而廣州海關收入，逐漸減少，^[2]這說明了資本主義勢力對福建侵入的激進。

台灣的情形也是這樣。泉州土布，福州縐布，寧波紫花布，一向在台灣暢銷。噶瑪蘭（台北新墾地）的米，以前近銷漳泉，遠銷甬滬，每年約有八九十萬石。廈門開埠，未及三年，土布就失去了台灣的市场；^[3]廉价的洋米亦向中國傾銷，每石台米，跌价到六錢銀子，還是找不到銷路。^[4]

鴉片戰爭以前，廈門船舶很多；東渡台灣，南往廣東，北向寧波，上海，天津，錦州，一年之中，往返數次；還有出洋的船，開往呂宋，蘇祿，實力（即新嘉坡）噶刺巴（今雅加達）各地，冬出夏歸，一年往返一次。^[5]以航行于台廈間的船舶論，大的載六七千石，小的載二三千石，造一只巨舶，要白銀几万兩。舵工人等，以船為生，數以萬計。造船事業為廈門的經濟命脈所系；土木，五金各色工人，多由外地遷來，落籍的不可勝數。^[6]因為外舶入口，一年多過一年，閩南海舶，漸與淘汰。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），左宗棠的奏折中提到：“漳泉興化，地皆瀕海，居民以海為田。除漁船外，多置商船為通商之計。自番舶西行，受載多而行駛速，內地船商之利，遂致侵奪無遺。昔之海場有船數十者，近則只存數隻”。^[7]

鴉片和洋貨的源源入口，以及番船在中國港口的自由出入，使福建的白銀漏卮，農業，手工業和航運業遭受着嚴重的摧殘，以致福建有更多的失業和貧困者。本省田賦（清代叫做地丁）折征白銀。道光初年（十九世紀初）銀每兩折征制錢一千一二百文。由于白銀漏卮不已，銀价日增，官吏便以此為借口，任意提高田賦的折率；以至泉州各屬人民，須納錢三千數百文，才可以完地丁一兩，這無異于加賦三倍。每一銀元（民間叫做番錢），重七錢二分以上，又止作為八百文計算；所以要完地丁一兩，便非有重番（指足重的番錢）四元不可了，這又是一種加賦。此外申票即完糧收據，每張收

[1]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藏軍機處檔卷（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三期轉載），

[2] 郭嵩燾：奏知書臣文集奏疏三四

[3] 連橫：台灣通史四——頁，

[4] 徐宗幹：所未信齋文編官牘卷六，

[5] 道光廈門志卷十五俗尚，

[6] 同上志卷六專運及十五俗尚，

[7] 左宗棠：左文襄奏稿卷十七，恭報回省日期及沿途察看情形摺，

四十八文，糧書又不肯照完糧總額制發總收據，而要折散為若干張。象這樣地重重勒索，還是清方福建巡撫王德榜自己說出的。咸丰三年冬，（一八五三年）他到了泉州，爲了要和緩農民的反清情緒，而有核減田賦折率的告示。然而經過核減以後，晉江田賦每兩的折率，還是高到二千六百文。

〔1〕田賦愈重，官僚地主攤田愈多，規避愈甚；同時又因爲洋貨的傾銷和煙毒的瀰漫，官僚地主的消費亦增加起來，結果都不免轉嫁于人民身上。這就是說，封建主義和廣大人民的矛盾，又因爲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，而更加尖銳化了。地瘠民貧的福建，居然變成爲多種矛盾的焦點；即使太平天國革命不在廣西爆發，被壓迫的福建民衆，早晚会也起來，進行武裝的反抗呵。

二、林俊起義前福建天地會的活動

清朝統一了中國以後，漢族人民並沒有完全屈服；中國南部有天地會的祕密組織，以反清復明爲宗旨；三合三點，是它的別名；七首，小刀，紅錢，黑錢之類，是它的分派。

關於天地會的起源與發展，不是本文論述的範圍，我只想簡單地說几句。一則明清之際，福建人民抗清最久，受害極深，所以排滿的情緒亦最爲激烈，福建可能是天地會的起源地。二則天地會有前後各五房，分地發展；而插旗書所謂“福建烏龍第一枝”，豈不是承認福建房的宗子地位？明清之際，福建有不少人不願做亡國奴，而寧可漂海不歸；所以天地會的種子，轉向南洋傳播；但是到了道光末葉，反有人從南洋回來，在漳廈設立支會，進行組織宣傳的活動。咸丰元年（一八五一），監察御史晉江人陳慶鏞請辦閩省會匪疏，曾有詳細的敘述：

竊惟福建漳州府屬龍溪，海澄等縣民人，多往蘇祿，息力，呂宋貿易；每就被國娶妻生子，長或娶回，其人俗謂之“土生子”。向在外洋敲錢聚會成風。乃挾其故習，沿至漳州各屬，以至廈門，結爲小刀會，亦曰天地會。凡入會者，需錢六百九十文，名“根基錢”。交完，即給八卦印一顆，紅白布各二方爲憑；內有小印，有口字。其股頭各制小旗一面，誓盟歃血。初不過販洋之所謂土生子者偶爲之。積而漸引漸多，散布謠言，遂敢滿貼狂詞，（幹注：即反清文告），城鄉皆是。前經署廈門參將陳興隆緝獲，稍爲斂迹。乃提獲後，地方官僅從輕問，略不懲辦。

近有廈門人陳磬，素以傀儡唱戲爲業，逃竄龍溪縣石美鄉南門黃九家，與同安縣屬白礁鄉王泉倡造謠言惑衆，謂伊有神術，自可通天，能入會者免罪，于是石美、海澄、白礁各鄉販洋者，咸受其煽惑。兼以勾結廣東土匪，訛言日至；遂顯然設斂錢之局，名爲開香，一開便有數百人從之。而龍溪，海澄，同安各縣，皆明知其事，而不敢過問。以故該匪肆橫罔忌，且謂入會則上至省城，下至廣東，皆有資糧相助，免至乏食。不數日間，入會者已近數萬人。其“賊

〔1〕沈 儲：舌孽報，咸豐五年九月某日嘉及南安縣城內鄉近代革命史料鈔本。

股’則有同安縣屬之白礁鄉王小，長園鄉劉四，山邊鄉李景，李景濤，龍溪縣屬之南門黃允，田里鄉王靖；海澄縣屬之新垵鄉邱姓，坂尾鄉林姓，皆奉陳勝，王泉爲大頭目；千百成羣，強派各處股戶，截掠各處販夫，或入會，或助糧；從者平安無事，不從者災禍立至。其有大姓強宗股戶，未易嚇索者，該匪宣言于起事時，即先問罪。故始而從者爲之，今而謹愿者亦從之；始而無賴者爲之，今而殷富者亦從之。結連數百鄉，莫敢誰何。

上年（道光三十年）十一月間，該賊目王靖，李景，黃允，劉四各擁衆入會；明知文武官有意阻容，遂白日豎旗，聯絡聲勢，張貼狂悖字樣，遠近駭聞，廈門爲之震動。其龍溪縣告示，皆被匪徒用黃紙貼蓋，別書字號（幹注：這是指天地會用天德年号），狂悖已極，而知縣作爲不知。嗣署廈門參將陳勝元同同安縣圖他本，扎諭該縣之鳳山，文圃兩書院紳士勸諭，亦莫誰何。迨升任興泉永道張熙宇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廈，立飭署縣圖他本往賊屯之積善里查辦，而該縣會營并未到其地；僅到附近之灌口鄉鳳山廟，喚出安仁里之蘇陳楊林各姓紳耆出結，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報地方安靖。十二月初一日，有文圃書院紳士公同來廈，面稟道廳嚴出告示，一面移咨陸路提督及汀漳龍道訂期勦辦。然賊勢自龍溪，海澄，同安漸至長泰，南靖，蔓延已四五縣，現已分遣奸細，招誘泉州各縣鄉民，即台灣亦聞頗有搖動。若不急加痛勦，其害伊于胡底？^{〔1〕}

陳慶鏞說出天地會的支派小刀會在福建下游的發展情況。陳勝爲什麼能在數天之內，吸收數萬會員？閩南不曉得有多少農民，職工，水手，無衣無食；華僑出國困難，在國外屢受居留地殖民政府的逼迫或屠殺，清廷所以不提出抗議，實由于心里暗表贊成；還有辦案的焚燒劫掠，使閩南有無數人民無家可歸；在平時都是敢怒而不敢言；陳勝能說出他們心里所欲言的話，人民怎麼不會同意？所以小刀會就能迅速發展，奠定了閩南農民起義的基礎。

再就閩北山區論，天地會也有潛伏的力量。陳慶鏞在咸丰三年七月十六日“條陳閩省賊匪情況疏”上說道：

其上游一帶，“賊匪”大都起于邵武，建陽，順昌，崇安，將樂，沙縣之間，而屯于九龍山。傳聞“賊”首姓洪，有三點号；其暗号則舉手不離三，開口不離“俺”。已有三十年余年。后改爲紅黑扣；其青衣用紅扣，其白衣用烏扣。又改爲紅錢會；用康熙年間錢式，將字上刀刻三畫，朱其中。每會則云“往朱家吃了沙去”。其暗号則以髮髻爲記：凡上午則紮髮左上右落，凡下午則紮髮右上左落。約計此“匪”不下五六千人。

其小會曰“燒紙”；每月一会，約數百人或千人，小頭目主之。每人出錢二百文，飲酒拜盟而散。

〔1〕 陳慶鏞：樞經堂類稿卷二，

其大会曰“坐台”，每年一会，搭高台一座，用刀把門，大头目主之。初入会者出錢一千，以鐵刺臂血于酒，飲之而去。

其爲官曰督撫，曰都督，名目不一；鉄板令則打仗者也，草鞋令則報信者也，过江龍則大小爲部照名字者也。

汀州復有江湖会，約數千人，其会則牽羊宰牛演戲如坐台。上年學撫会首周用稍斂迹。今著名有廖光如，充當縣役，仍在上杭崇市盤据，科斂客稅。本年广东“賊匪”竄擾上杭武平一帶，遂与延建各匪，相爲犄角。

其部武入会者，則与江西寧都賊匪囑聚于長汀瑞金交界之黃竹嶺。查江西余匪（餘注：此系指太平軍而言）尙多，万一勾連，尤成滋擾。^[1]

如上所述，就是天地会在上游的活動情况。天地会在上游的分派，除紅錢江湖之外，实則还有黑錢一派，陳慶鏞沒有指出。近來史学界有人主張天地会不是農民的組織，而是包括“流民無產者”的城市平民組織。^[2]然而我們在这里，看見了山區里的秘密組織，已經歷有三十余年。理由是容易說出的：經濟落后的地方，封建勢力更爲濃厚；人民所受的痛苦，更爲慘重；何況在偏僻的山區，進行地下運動，更容易避開統治階級的耳目，所以上游也就有紅錢黑錢諸会的組織。这就是林俊起義的羣衆基礎。

三、一八五三年小刀會和林俊的同時起義

当太平軍發展到長江流域的時候，福建上下游已經有了許多農民自發的斗争，清方署閩浙總督王德榜自領不暇，而還要出兵援湘援粵援江寧；^[3]省內兵力空虛，更大規模的起義，就在上下游同時爆發了。

漳廈沿海地帶的起義，由小刀会發動，領導人爲黃德美。而上游山區就是林俊所領導的起義。

据徐珂的“清稗類鈔”，道光二十九年，（一八四九），新嘉坡人陳正成到了廈門，設立三合会支部。正成爲清方所害，会務由黃位（類鈔作黃威，茲照民國時修同安縣志改正）主持。豪富黃某被官吏敲詐，黃位代抱不平，就率領二千余人起義。民國時修的同安縣志說，海澄有江源从外洋回來，和兄弟江發組織小刀会。同安籍宅人黃德美（同安志作黃得美，茲照王靖毅年譜改正）有田在龍溪許美洲，佃戶抗租，德美向龍溪縣署控告無效，就和族叔黃位加入海澄小刀会，想借会党声势來玉迫佃農。天地会的發展，招起海澄知縣的疑忌；他就把江家兄弟害掉。黃德美發了怒，要爲他

[1] 陳慶鏞：論經史類稿卷三，

[2] 郭毅生：論新興市民等類在太平天國革命中的作用（歷史研究，一九五六年三月）

[3] 王家勳編：王靖毅（懿志）年譜卷上

們報仇。^[1]兩種記載，基本上是相同的；都提到黃德美系地主豪富出身，這與後來他在革命中的表現，有很大的關係，下面還要說到。

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了。陳鼎、王泉、陳正成和江家兄弟，已經為黃德美組織了許多民衆；所以革命起于海澄，只消一夜工夫（咸豐三年四月初六日）縣城便入于小刀會的掌握。革命勢如破竹，初十日占領龍溪，長泰，十二日占領同安、安溪、廈門，十三日占領漳浦及平和的琯溪，十四日占領銅山（今東山，當時屬詔安）。^[2]

革命武裝擴充得很快。據同安縣志說，黃德美入海澄時，人數僅有千余。據“清稗類鈔”說，黃位起事時，所部僅有二千余人；占了廈門附近市鎮，部隊就達到八千以上。以三十只篷船，載兵渡海，進攻廈門。清方的隊中有小刀會會員，為數不少。起義軍得了內應，就于三天之內，取得閩南的第一港口。^[3]貼了下列布告：

漢大明統兵大元帥黃為曉諭事：

父老苦清苛法久矣！貪官污吏，政皆流為虎之苛；竭髓骸體，民盡歎夫鼠之碩，以致山崩海溢，年凶歲飢；盜賊蜂起，黎庶魚鱗。

我大明天德皇帝，休天行仁；奉旨征廈，應天順人。官斯土者，陽民無感奮，鼓吏有从軍；釋甲執冰，軍無斗志。蓋其本實先撥，其所出來舊矣。

爾提督（指清提督施得高）等貪生畏死，業已抱頭鼠竄，饒爾一命。胆敢妄听奸謀，收拾余燼，倖倖萬一，豈知清朝天心厭絕，莫可挽回；所以棄甲曳兵，舟中之指可掬也。獨不思我師興而雨，一洗清朝如燬之焚；爾人民等何強不盡響應，仍敢懷貳心。夫貳心果有何益哉？今若此蜂蟻仍其肆虐，虎賁展我洪威；殆所謂天命，非人力也。

天德癸丑年四月二十六日給。^[4]

這篇文告，可與下面林俊的文告相比較。

當小刀會在閩南起義時，林俊也在戴雲山下，舉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旗幟。

林俊的家鄉在永春霞陵。他的父親林捷云，中過武舉。他自己也是一名武生員，學名為林万青。他的義氣和勇敢，得到當地青年的信仰。太平天國的建立，江西各地的解放，消息傳來，激動了他的心情；他便和摯友陳湖，分頭接洽紅錢黑錢兩會；又以調解械斗為名，常向附郭鄉村宣傳民族思想；勸大家言歸于好，向祖國的仇敵作戰。^[5]林俊云听到了這些風聲，怕惹起滅門巨禍，把兒

[1] 民國十七年修同安縣志卷三大事紀（小刀會紀錄）

[2] 陳衍：福建通志通紀卷七

[3] 陳慶龍：福建通志卷三條陳閩省賊匪情形疏

[4]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“太平天國”II 附天地會文書

[5] 民國時修永春縣志

于送官兩次。永春知州崔洲釋放他兩次。第一次勸他以父母爲念，不要走入“歧途”。第二次是因爲城里的天地會會員，已經有一千多人，一致表示，願與領袖同生同死，^[1]崔洲不釋放也得釋放。

第二次釋放後，事勢不容再緩。林俊便在咸豐三年四月起義，攻入德化縣城；他的部下黃友（王靖毅年譜作黃有使，茲照民國時修永春縣志改正）攻入永安，大田，江水攻入沙縣，造成了革命初期的順利。

永春縣志載林俊一到德化，清知縣申逢吉就拋棄城池。又載林俊最初因爲永春是他的家鄉，有所顧慮而不敢迅速用兵；然而顧慮的結果，還不免于父親被害，廬墓被毀，親友被株累；于是林俊就迅速集中部隊，襲取了州城。

沙縣志載江水以四月二十日來攻，“時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城垣積久多壞，無可爲守，邑令邵舉被執”。

福州紳士劉存仁的家書載江水入沙縣的情況說：“詢之來差云：二十日，永安沙縣相繼失守。該差正在沙縣，跟賊入城。……目擊該匪頭縛紅巾，約有數千，器械殘缺，全無隊伍，一聞而集，并無殺掠細民并勒派紳富。自出錢粟，市廛交易如常，窮民从賊者不少。”^[2]

這樣看來，豈不是一支很有紀律的起義軍么？

沙永占領了以後，黃友又帶了几千人進攻延平，因爲清方增援，才解圍而去。^[3]

革命一開始，就遭受了地主階級的破壞。

大田縣志載“余匪黃友……以紅錢爲號聚衆爲亂，先入據桃源，旋遣師進攻縣城，邑生員陳某，監生范某……等爲內應。二十一日（四月）匪數百入城。……賊授陳某等爲偽官，遣范攻德化，范趨趙不敢前，賊將殺之。范懼遂反戈，鼓衆入城，賊未及備，死傷甚衆，黃友遁”。可見大田得而復失，是由于地主范某的倒戈。

沙縣志載“五月十三日爲湯帝誕辰，居民方祝壽飲，一時感動不禁，奮勇持械，糾衆殺械，救出邵令，恍若有神助之者。維時賊皆驚慌，遁出城外，被殲者百余人。“这里所謂”感動不禁，奮勇持械”，自然是由于潛伏着的地主階級的陰謀，同時說明革命陣營的警惕性不够。

甚至林俊在永春也受到本地豪紳的敵視。他們組織了地主階級武裝，爲清方出力，使林俊不得不離開永春，并且損失了一个哥哥（林倫）。

革命在上游的情況，大略如下：沙縣以四月末攻入，五月中失去，再攻不克；永安亦失去；尤溪于六月初八日攻入，十四日失去；大田从四月到六月，得三次，棄三次；永春德化亦不守；軍事

[1] 民國時修永春縣志

[2] 劉存仁：宛雲樓文鈔卷四復曉庵五弟書

[3] 民國時修南平縣志卷二大事志

在上游不甚順利，兵鋒就轉向仙遊。

由永赴仙，大路由白隔溪經過，嶺上有清軍防守。仙遊的黑白旗人民，已經有了革命的覺悟，引導林俊，从小路繞過白隔嶺，咸豐三年八月二十四日，到了仙遊城下；一戰便取得縣城，殺了沿方的知縣黃曾惠，貼出文告：

欽命統兵大元帥林萬青，

欽命統兵副元帥林元助，

統領三軍李增齡，

調署興明縣潘宗達，

爲剴切曉諭，以安地方而肅民心事：

天道不能無盛衰，世運不能無升降，帝王不能無鼎革。惟順天而動，應運而興，相輔而起，斯救民除暴，爲天下萬世之仁人，卽爲天下萬世之元輔。我大明聖祖皇帝，奉天啓命，定期中原，四海永清，萬方入貢，天下頌太平焉。猗爾滿夷，幸逢大明帝命，而作蠻夷之長；乃當中華鼎沸，假勤王之師，擅攘聖祖神器。繼降喪亂，潭沒賢人之經濟；養旗畜滿，消耗百姓之貽孽。英雄志士，莫不切齒痛心，思洗亂華之恨。

今日皇上，大明聖祖裔孫也。惟天錫以勇智，表正萬邦，掃蕩滿奸，恢復王室。本帥欽承天子威命，義旗一舉，萬衆歸心；戎馬甫臨，羣黎稽首。自永春起義，而德化、大田、尤溪、仙遊、永福、一州五縣，不煩再舉之師；豈非天以我王克紹其德，用附于大明哉？

凡厥庶民，有濟世之奇才者，投誠而奉命，本帥卽陞以賓師之位，任以良將之權；凡入營伍者，有功書賞；異日一體奏明，酬功助以昭盛典。其餘農工商賈，各安本職，自不便一卒一兵，擾爾樂業。倘有頑夫，敢領滿奴義勇，大兵一臨，卽滅其身家；領首之家，立夷其三族。至所到州郡，貪官則除之，良吏則有之；無非欲救生民于水火，以效忠愍于聖王也。

爾爾庶民，休本帥之苦心，共作新朝之臣子；勿昏迷不悟，以蹈我王之法網焉。慎之懲之，毋貽後悔。特示。

天德三年癸丑十月二十四日（幹注，十月當是八月傳鈔的錯誤）

這種文告，自然不會傳留在清代所修的方志里面。辛亥革命以後，各地新志乘，亦多爲前清遺老所修；所以這種文告，在新編的省縣各志里，還是找不出的。好在南安舊墟內總（農民革命據點之一）還有鈔本存在。福建師範學院有一位潘人和同學，是墟內鄉人，代我鈔到了這一件珍貴的史料。

這篇文告，主要的口號，是反清復明，和黃德美的文告相類似，也和當時天地會的其他文告相類似；開頭所說天道盛衰，世運升降，帝王鼎革一段話，與一八五三年徐建杰在廣西所出文告，尤

為類似。^[1]然而对清政府的指斥，却只有剷除贪污，救生民于水火的兩句話，还不如其他文告的激烈。对于济世奇才要“隆以賓師之位，任以良將之权”，顯得对知識分子特別重視，帶有濃厚的開國時代帝王將相的思想；而对于農工商賈，却只有“各安本職”，“不使一卒一兵擾爾營業”的表示，殊不足成為動員广大勞動人民的政治綱領。然而在當時，福建農民革命條件，已經成熟；在天地会以長時間建立起來的羣衆基礎之上，这篇文告，也起了發動羣衆，擴充革命武裝的作用。

四、上下游起義后清方官吏的窮于應付

革命爆發以後，閩南民衆有了熱烈的有應。人民在从前是受尽制剝，現在是抗拒抗稅，到处准备武裝抵抗。

沈儲是當時署理泉州知府馬小岑的幕客，在他所著“舌擊編”里說道：

“自匪擾以後，百姓凡不知完糧爲何事”。^[2]

“从同邑（同安）西南門起，至港口龍江一帶，百余里間，大小數十鄉，民心無不變動。現竟按照丁口，派糾錢文，購办火藥器械”。^[3]

从前是畏懼官吏，現在是蔑視官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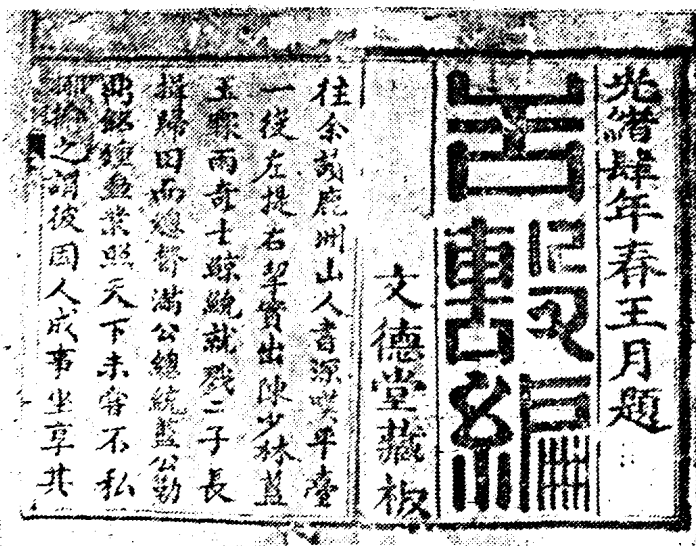
“署漳浦縣某令自同安回郡，行至沙溪一帶，匪徒將行李搶去”。^[4]

从前是畏懼軍隊，現在蔑視軍隊。

“郡城（泉州）及同安一帶驛路……附近匪徒，竟敢結伙

劫掠，公然擄掠；甚至帶兵員奔并兵勇穿衣器械，無不洗掠”。^[5]

上下游同時起義，和人民的熱烈響應，使福建的清方官吏窮於應付。加以台灣當時也有起義，



“舌擊編”光緒刊本 （福建師範學院無德基教授所藏）

作者沈儲，久寓泉州，爲清方府道司文牘，得與聞秘密，樂爲此編，傳本已稀。

[1]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，「太平天國」IV 天地會文告

[2] 沈儲：舌擊編，光緒五年九月某日曾刊刻署裏

[3] 舌擊編卷五代李助伯（廷廷）函及代馬知府書

[4] 同上：咸豐三年七月馬知府書

[5] 同上：咸豐三年六月馬知府書

李石古領了台灣縣，林恭占領了鳳山縣，各處都要用兵力來鎮壓，使清方難以兼顧。當時福建除水師外，陸路兵額，四萬有余，然而多數是挂名兵籍的；或以小販傭工爲本業，有空的時候才應差操；或借當兵以蔭庇門戶，差操與他們全無關係。所以莆田宋蔡春才有“覓點兵的詩”：“羽書忽報前軍失，飛虎符趣救兵疾。鎮帥帳門坐點行，行人妻子哭盈室。行人告我一長吁，先帝之時更道無。鷹鷂滿路攫人食，惟有將軍樹下遊無虞。百金新補黑衣服，朝憂魚肉暮睚眦。終歲汎防挂空籍，月終錢米無歸珠。即使感恩但有死，丈人試思，膏粱子弟能戰乎？”^[1]

詩里有“百金新補黑衣服”的一句話；當一名兵爲什麼要花許多錢？宋蔡春還有一段“偶筆”可以注這一首的詩。

“查什伍中，守兵月餉銀一兩，米三斗；騎兵月餉銀一兩四錢，米亦三斗；數年來，一兩銀可抵二千二百錢；是一人爲兵，其應得之銀米，足以自養，并贍一妻一子裕如也。乃充此郡縣之兵，當差者合銀米尚可望一千八百。若坐家之兵，盡銀米銷場而不足。握兵符者錢括之，司餉者斤兩之。假之名目，以遞侵漁；朝廷億數萬之帑金，未足填無窮之窟壑。而兵不開怨版，人樂願爲兵者，國家失刑，胥吏日罔法以苦民，民有担石儲，欲出戶庭而縮足；惟爲兵則官府皆無如何，何論胥役？睚眦必讎，恣睢無忌；昔之爲人暴者，今且得變暴于人；故謀一兵捐數十金，謀一騎兵視捐一國學生費過之。彼其兵以賄成，弁不魚肉之幸矣，遑敢問銀及米乎？”^[2]

綜上所述，當時的兵，有蔭差當差兩種。蔭差是坐家的兵，大都是鄉村的富農，捐一名兵，以免受官吏魚肉；不到營，不與差操，實際上就是虛額。當差的兵，亦只是以余暇去應差操，沒有战斗力，和坐家的兵，幾乎一樣。所以到了林俊起義的時候，統治階級的兵，常常變成了農民軍的輸送隊。謝章铤的苦兵行，說道：

“賊來兵似鼠，聞賊姓名不敢語。賊去兵如虎，拔劍民間亂飛舞。今日急行二十里，明日緩行，得半即止；急行先賊驅良民，緩行爲賊送行李”。^[3]

正規軍不可依靠，統治階級又另招鄉勇；鄉勇的收效如何，在福州郭柏蔭詩中也有了說明：

“土賊至，官兵回；土賊去，官兵來，官兵來回民罹災。民罹兵災猶自可，鄉勇害民甚水火。詔安勇，短衣裸；興化勇，挾包裹；廣東勇，護黨伙；白雲橫行街市間，官司不能奈何我”！^[4]

兵不能戰，所以小刀會取得廈門以後三個月，清方動員了一万余人，開支了十万余兩，也只能坐守同安，不能前進。雖然清巡撫王懿德以八月十三日親到泉州督戰，但前方將弁還是常常以糧餉不繼爲借口，徘徊觀望。

[1] 宋蔡春：栢枰集卷四（鈔本）

[2] 宋蔡春：綠天偶筆（鈔本）。

[3] 謝章铤：栢枰山莊詩卷七。

[4] 郭柏蔭：石泉集卷四、海上謠（募鄉勇）。

當時福建的清方官吏，除了兵力空虛之外，財政方面也存在着極大的困難。例如七月份泉州庫存不及五千兩，八月份省方庫存不及二萬；而爲了防禦小刀會已支出了十幾萬。福建向北京要求撥款，北京令“咨商浙粵接濟”，幾乎等子一句空話，福建官吏只得發官票、鑄大錢來救急。本來在農民起義以前，私鈔已發行無數，現在又有官票，結果都淪爲無法兌現的紙幣。

薩大年詠銅錢缺的詩，說得很憤慨：

“何人奪我銅山去？國用從茲不充裕。民間將楮抵作錢，緩急何能資用度？舊年官局開，謂可阜民財；民財入官局，糜費如塵埃。昔日將錢來換楮，今日交楮錢不與。可憐一斗粟，豈易登筐筥？可憐一尺布，輾軋弄機杼。吾民膏血盡在茲，博得半紙值几許？”^[1]

鑄發鈔票，是官僚地主商人对人民的聯合剝削；結果是錢莊倒閉，引起福州市民的忿恨示威。五月十六日，羣衆搗毀了四家錢莊；第二天又搗毀了兩家。雖然示威者被統治階級殺害了六個，但是結果使官票和大錢都不能通行；^[2]清方的財政困難，仍然無法解決。這一切的形勢都有利於革命的向前發展。

五、小刀會起義在廈門的失敗

黃德美，林俊起義時，雖然氣象蓬蓬勃勃，使得統治階級首尾不能兼顧，但是起義軍方面，上下游各自爲戰，沒有配合行動。下游方面，帶有更多的缺點，就首先暴露出來。下游小刀會的領導人是黃德美；他加入小刀會，是想借會黨聲勢，來壓迫佃農。後來看見江家兄弟被害，心里自危，才勉強起而抗清。到了廈門，有一個資卜者洪某，勸他不必花捐戶派；但把林李二姓家資沒收，就可以充一年軍餉。黃德美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，寧可向無數小市民勒索，而不願和當地的巨室鬥爭，甚至自己有財產數十萬元，也不供革命之用。洪某勸他籌備水師向海上和遠方發展。^[3] 從前鄭成功確是這樣做。假設黃德美一到廈門，就能利用當地所有的海船，水手和造船匠，亦何至受清方的封鎖，而至于進退無路？但是黃德美並沒有從遠大處着想，所以不會採納這些建議；到了反動軍隊迫近廈門的時候，小刀會又發生內部分裂。

陳慶遠在“條陳閩省匪情疏”上說：“下游匪首，一爲同安人黃姓，僞旗書漢大明天德殿前統兵大元帥；一爲廈門港仔口人洪姓，僞旗書大明二公司”；兩方惡感甚深。還有英國人的通訊也說在廈門的首次兩頭目，爲了微嫌，而引起流血。^[4] 這是革命的致命傷。

然而閩南所有的官僚地主，都集結在清方旗幟之下。小刀會所占領的城市，無不隨得隨失。漳

[1] 嘉慶帝詩鈔卷上，

[2] 紀實樓文鈔卷四復五弟書，

[3] 陳衍：福建通志通紀卷七

[4] 北京大學太平天國史料廈門專輯

州城失于四月十二日，只占領了兩天；同安失于十五日，只占領了三天；漳浦失于十七日，只領占了四天；銅山失于二十二日，只占領了八天。清方靠各地地主階級武裝以進攻各地農民革命。農民軍方面，也沒有很好保存實力，沒有動員更廣大的農民羣衆，以發展後方根據地，而拼命進行城市的爭奪戰。例如漳浦縣城雖被清方奪回，而據福州紳士郭柏蒼哭兄詩所說，还被農民軍圍困七個月。^[1]結果是逐漸消耗自己的力量，使廈門陷入被包圍的局面。

同安地主李廷鈺，以革職提督家居，王德奏請起用，指揮攻廈的軍隊。李廷鈺以同安巨姓而兼豪富，自募壯勇六百四十名，作為主力，渡海至廈門，經七十三天，歷四十八戰。^[2]廈門城乃王成丰三年十月十一日復入清軍之手。據清方捷報，起義軍陣亡以及落海而死的以萬計。據英國人通訊，起義軍由閩南跑到海邊，進退無路，犧牲了一千二百余人。這是革命領導不得其人的結果。^[3]黃德美臨陣脫逃，到了烏嶼橋，（幹注：烏嶼橋有兩處：一在晉江的洛陽橋附近；一在同安龍溪交界，嵩嶼和石美城之間，南湖九龍江口；這里所謂烏嶼橋，當指后者而言），被黃姓紳士自行網送清方，死得不光榮，只有黃位浮海得脫。小刀會在漳廈的失敗，使敵人得以集中力量，來對付林俊的隊伍了。

六、莆仙人民響應林俊起義與漢族地主武裝的頑強抵抗

林俊到了仙遊以後，兩次進攻莆田，清方所派的援莆將弁，海壇總兵鍾寶三只有親兵三百；提督炳文在驛舍里杜門不出，其兵力之單薄可知。

林俊由仙遊到華亭，力勸烏白旗取消前盟，一致反對統治階級；和他們約定九月初八日，到霞皋集合。初九日攻城，約有四五千人。烏白旗人手持槍械，要經“又口”（幹注，當系貯火藥的布袋），身披棉絮，每兩個人帶一架竹梯，想由莆城的西南邊上去。清軍把“火藥罐”擲下，燒了南門外店舖。府縣壯勇，海壇援兵，陸續登城，搶奪了農民軍的竹梯。城中一部分市民，也來幫助反動軍隊，拋了無數磚石下去。林俊返仙遊。有三百名農民軍，經過瀨溪，被武舉人許捷南誘執，押到南門外，全數被殺。^[4]

在泉州的福建巡撫王德，以為有機可乘，趕緊派新任仙遊知縣黃際虞和參將周兆麟，帶二千兵勇奪取仙遊，到了楓亭，遇見林廣（林俊族弟）的部隊，不能前進。

晉江紳士楊浚有一首“楓亭歌”，記載着當時楓亭人民對清方的痛恨：“楓亭老翁仰天歎，白髮不見刀兵亂；無端宜官夏木繁，深叢恐匿狐兔竄。斧彼鋸彼片時空，方紅陳紫萬花斷。十年樹木咒成

[1] 郭柏蒼“三峯草廬詩卷上，哭伯兄新市詩

[2] 陳衍：福建通志通紀清七引馬卷集

[3] 北京大學太平國史料廈門事輯

[4] 陳池養：慎餘書屋文集癸丑守城記

林，（原文作村字）成得林時多下寨。物猶如此人何堪？三十四譜今塗炭”。^[1]這就是說，清方以戰略上的需要為理由，砍伐了無數果樹。黃際虞在仙遊署過知縣兩次，在辦理械鬥的時候，燒去了無數的民房；這次又是面目猙獰，向各鄉勒餉；而林俊一到仙遊，就把最騷擾人民的所有機關毀掉，正是明顯的對照。所以到了九月十七日，林俊向清都司陳光標部進攻，連仙遊縣勇也響應起來。陳光標幸得逃命，黃際虞、周兆麟知縣丞李子讓，都被農民軍打死了。^[2]這是林俊到仙遊後的第二次勝利。

林俊再到莆亭，請烏白旗人物公議，又向他們進行一次調解。九月二十三、四日，第二次攻莆，比前次人數加一倍。林俊率領主力軍數千人，攻西北高地；烏白旗人民無數，攻西南一帶。^[3]

莆田有兩個極反動的官僚地主。一個為舉人張大原，住在東關外新度鄉，組織地主階級武裝，官方稱為“南洋義民”，（幹注：莆田平原，分為南洋與北洋兩部分）給發藍色綢旗，綢列番字。旗作三角形；左上角寫着“府正堂俞，協鎮府張”，右下角寫着“縣正堂賴，府經歷胡”，和給某某舖等字樣，中間大書“義民”兩字，每字各有一尺見方。（數年以前，南洋各鄉，還有保存此項旗幟的。）林俊圍城第三天，張大原派兒子尹仲率領地主武裝，到了附郭地方，城中出兵接應；農民軍前後受敵，才由西門外常泰山裏逃往仙遊。據宋蔡春“縱天偶筆”所記，若無張大原的“南洋義兵”，莆城不能固守。張大原為什麼要與林俊為難？因為他欠了人民一筆血債。在此以前，烏白旗有一次合兵進攻新度，陣亡了二百多人。原因如何，可想而知，由於張大原勾結官廳，欺與人民為虐。在未入城以前，烏白旗暫且不談南洋問題。如果有入城機會，非向張大原稟報不可；所以張大原就抱着與莆城共存亡的態度，比清方守城的官吏，起着更大的反動作用。

還有一個陳池養，是城里人，做過几任知縣。民國時陳衍修的福建通志為陳池養立傳，說：“莆城受困數晝夜，勢岌岌，池養獨自縋城下，馳赴大原家，召鄉兵，一呼而集者數千人；分三之一迂迴潛伏，斷匪歸路；統率衆族，來城救援，出不意，兩面夾攻，殺匪軍無數，生獲數十人，其余分路走，城圍遂解”。這又說明了漢族地主階級的頑強抵抗。

林俊第二次攻莆不克，清方又以為有機可乘。參將瑞文和通判其昌，想從宮溪到何嶺關的間道，以兩千兵勇暗襲仙遊。他們又和仙遊西鄉地主階級約好了，一到仙遊，便會有地主階級武裝一萬人接應。十月二十九日，清軍到了凌波，距仙遊東門只有五里路，有烏白旗為號的地主階級“鄉團”，引誘他們到了南門外的東屏山地方，伏兵四起，殺了瑞文、其昌和遊擊周向宸，把首級獻給林俊。這是林俊到仙遊後的第三次勝利。這三個反動官員和一些陣亡兵勇的墳墓，還留在東屏山山

[1] 楊汝：冠嶺堂詩鈔卷一

[2], [3] 慎餘書屋文集，癸丑守城記及勦匪事宜議

鄉，就是今天省立仙遊中學附近。^[1]

仙遊傳聞等鄉的地主階級武裝，打死了烏白旗人好几百。^[2]

興賢里西苑村有一个捐職主事戴壽松，号召了九座山上下數十村的地主階級武裝，于十月十四夜集合，把駐紫山上的童森部（林俊所轄的部隊）打死了三百余人。林俊受了重大的威脅，便于第二天退出仙遊。曾經第二次取得的德化縣城，也在這個時候被清方奪去。^[3]當時的全國形勢是一樣的，清政府的腐朽和兵力的薄弱，已經瀕于崩潰了，然而漢族地主武裝和外國資本主義的聯合力量，挽救了封建統治的危機；福建在左宗棠的湘軍未到以前，如果沒有當地地主階級的頑強抵抗，以當時清方在福建的兵力來論，是不能阻礙林俊起義的發展的。

七、林俊回到山區的繼續鬥爭

永春和德化交界，有一个要隘，地名虎豹關。林俊由仙遊到这里休養兵力。清永定知縣吳錫昌，以地主階級武裝為响導，山間道而上，把寨房焚燬。林俊和童森移到帽頂，黃友亦由永安來會。帽頂在永春西邊的三都；懸崖峭壁上面，有一塊平地，又有豐富的泉水；寨門設在東南，山這里到寨頂，要走了好些迂回曲折的路；——這是一個很好的根據地。林俊在这里築寨積糧，分兵再攻德化縣城，清方靠着副榜陳煦的地主階級武裝，才把縣城守住。^[4]據王懿德年譜，陳湖在这次陣亡；據永春縣志，陳湖為內部人所害，使林俊不勝悲痛。

林俊到了帽頂以後，農民軍有不良分子，被安溪湖頭鎮總李維霖收買，乘農民軍度年關的時候，焚燬大部分軍糧。離帽頂不到一里，有一个地方叫做船山頭，地勢高過帽頂。晉江舉人陳鍾琦為清方畫策，先取船山頭，便可以圍擊帽頂。清方採取這個策路，以咸豐四年（一八五四）三月初二日進兵，初九日早晨占領帽頂。^[5]林俊和所部二百余人，已在半夜里從寨後撤去了。寨上存糧只有數十石。林俊所以放棄帽頂，是因為糧食不繼。^[6]

當清軍攻帽頂的時候，農民軍並不示弱。有人拿“林万青”的黃色名片，分向泉州各鄉宣傳；以烈王林三千歲的名義，在洪潮貼出告示。烈王是太平天國所給的封號。陳慶遠奏稿里，寫作忠烈王，然而太平天國并無兩字的王号。我懷疑是列王的訛傳。四月初十日卯刻，陳發等率領農民軍，進攻泉州城的東北面，被清軍擊退，十六日寅刻又來；逼近城下的就有五六千；後面紛紛而來，四山皆是。清軍由東門涌出，城外有地主武裝接應。農民軍陣亡了兩個首領——蘇胃、蘇玉。到了晚

[1] 涂受淵：前陽文輯，龔煥孫祭其墓六（其昌）別駕文

[2] 舌擊編成豐二年十月十二日稟

[3] 舊實錄卷一一七

[4] 舌擊編成豐四年三月稟，及篇經堂類稿序陳煦（煦）傑文節錄

[5, 6] 舌擊編成豐四年三月及四月二十日稟